

我和清华军乐队的故事

○张思浩（1965 土建）



张思浩学长

1959年刚入学时，因为一场大病刚好不久，按照父母叮嘱，我只顾好好读书，不敢参加任何课外活动。那时建五同学几乎人人都报名加入文体团队，唯我“无动于衷”。其实，我这人生来兴趣广泛，体育、音乐、美术都喜欢，年幼时都有所接触。

大学二年级时，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

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刻意减轻大家的课业负担，便组织更多的学生课余文艺活动。记得有次去校文工团集中宿舍串门，到过建五沈大钟、何惟增和马国馨的寝室，他们三人一个吹大号，一个吹黑管，一个吹萨克斯，都已经是清华军乐一队的队员。我对管乐吹奏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一旦接触便产生了很大兴趣。大号吹奏比较单调，乐队给沈大钟多配了把短号，没事时他就教我吹短号。所以说，沈大钟是我进清华军乐队的引路人。

不久清华文艺社团招收新学员，我便参加了管乐班入学资格考试，决定学习吹短号。考试成绩还不错，被录取做了周乃森先生的徒弟。那批管乐班学短、小号的就招了我一个。周先生一对一、手把手地教我。教材是俄文版的《短小号教程》。



清华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前合影（1964年）

□ 母校纪事



清华军乐队部分1959级队友演出后合影（1963年）。左起：黑管戴佩琨、何惟增，大号沈大钟，长号韩启立、吴立风，小号张思浩

每周一两次，去音乐室上课两小时，晚饭后再自己练习。大约一年后我就从管乐班“毕业”了。开始是进军乐二队，不久一队缺人手，就进入一队，与沈大钟他们为伍了。乐队配制短号少，小号多，周先生就让我吹小号。那时清华军乐队第一小号李仲三毕业了，郭伟彰接手，我吹第二小号直到1965年毕业，始终是“二把手”。

还记得1963年纪念清华军乐队复队15周年音乐会开幕式上，我和郭伟彰、章关福三把小号在幕前吹了一段序曲，很出了一次风头。

那时，清华军乐队每周六下午排练两小时，准备音乐会节目。在排练《太行山上》时，有段小号三重奏，一长串16分音符快吐，难度很大，周先生特意将据说是梁思成先生当年吹过的一把老牌扁键小号给我用，那按键的灵活度与国产活塞式小号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才保证了演出的成功。

1964年纪念“一二·九”，我们和弦乐队合作组成百人乐队为清华千人合唱伴奏，上了人民大会堂大舞台，亲眼见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前排观看，相当风

光了一把。

那时我们军乐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吹得最多的是《歌唱祖国》，从东华表吹到西华表，尽管轮换着嘴也都吹肿了。还有就是《清华民兵师进行曲》。游行结束后在骑河楼休息，晚上再为广场狂欢时的集体舞伴奏。此外，节假日常有舞会伴奏任务，还去过北京市委助兴。周先生亲自谱曲的《小圆舞曲》是保留节目之一。清华学生文艺社团多彩的活动丰富了我们



1995年4月，军乐队老队员拜望周乃森先生。前排左起：任鹤天、周先生、贺仁睦、吴立风；后排左起：张思浩、沈大钟、马国馨、何惟增



1995年校庆日，建筑系新老两代军乐队队员留影。左起：马国馨、何惟增、张增贵、张镛鸣、沈大钟、张思浩、施清生

课余时间，提高了我们的文化艺术素养，令我至今难忘。

说来也巧，在我从清华建筑系毕业 28 年后，女儿张镒鸣也考进了清华建筑学院建筑系，并且同样加入了清华军乐队，吹黑管，她的入门老师还是周乃森先生。那时周先生大约已经是我现在这把年纪了，还在教管乐班学生，真是宝刀不老啊！周先生 1953 年到清华音乐室任管乐专职教授，一生培养了大批学生，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周乃森先生生于 1918 年，2004 年逝世，享年八十有六，去世后清华为他立了铜像纪念。

回想 1995 年我们清华建筑系 1965 届毕业生 30 年之际，校庆日那天全班七十多人齐聚清华园。我们几个老军乐队员特意去音乐室拜会了周乃森先生。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依然精神矍铄，神采不减当年。那年校庆，一帮年轻的清华军乐队员们在礼堂前奏乐助兴，碰巧女儿也在乐队中，我这当老爸的当然十分得意，并把她介绍给我们建五军乐队老队员们，一起照相留念。

这一晃又二十多年过去，我们这帮老吹鼓手也都垂垂老矣。呜呼，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016 年 4 月 4 日

1949—1953 年外语系教学和生活点滴回顾

○ 聂雅真 王明珠 祝秋生 孙亦丽 蒋云（1949 入学外文）

我们于 1949 年 9 月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系主任是吴达元老师，迎接我们新生的老师有严宝瑜，他常带着大家在清华图书馆前唱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高楼万丈平地起……”

为了庆祝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女生集体学习扎制五彩纸花和纸糊红五星彩灯，供游行之用。从此，每年五一节和国庆节清华学生都在前一天半夜 12 点拿起馒头咸菜，集合后走到清华园火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下车后步行到和平门外某学校集合待命。天亮后，进入东华门附近指定地点，等待 10 点钟开始的游行检阅。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后折回到和平门外某校吃干粮、休息，下午五六点再到天安门广场联欢，

唱歌跳舞。晚上 10 点以后列队到西直门乘火车到清华园火车站。回到学校一般是后半夜了，食堂会供应夜宵——稀粥。第二天休息不上课。当时一点不觉累，心中充满自豪的激情，因为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2 年院系调整后，我们到了新北大，条件大为改善，来回可以乘坐大巴。

在学习方面，有全校性的必修课“社会发展史”，讲课的老师有当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还有费孝通、吴晗等老师。刚进校时，外语系只有英语专业，清华的英语传统课程是 Prose and Poetry（散文与诗歌）。课本是从图书馆借用的美国原版书，用毕归还。赵绍熊先生教英语散文课，